太函集

太函集卷之九十八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書牘四十二首

塞上上政府

出關首閱寧前次錦義次廣寧次遼陽將趨開原適謀者告急籍計使者單往必陳兵護行恐兵力分彼難爲備乃與當事者計則以左郎中涖視開原不肖自遼陽兼程而西計月終可渡易水遼之撫鎮簡靜老成繕治臺垣務收保以充境内即虜入可無大失而王將挾勁兵以趣利時或可得志彼中如必欲破

常調而計萬全恐　國家財力宜未及此耳適得柳
公札示疏間後督撫有所與同尋得大司馬八公書則
指民兵民壯二議夫此二議其始則皆督府發之且
極言其不便于民間意惻然閔也詢之輿論而信故
不肖力請罷之藉令追徵不屬大司農宜未即至督
府見疏草語不肖曰此東人德也其如邦大夫懟我
何不肖謝曰苟利社稷與生民某某請受其懟若遵化
民兵民壯督府亦嘗疾首道之直以為巡撫標兵非
告之中丞不可尋遣材官逆中丞自遵化至信宿而
後敢言中丞唯唯面從其意未決不肖語曰公以此

爲傷體面故不欲邪前日嘗以疏草示左郎悉以此意出於公耳左郎於中丞爲外兄弟故援左爲諺云尋出疏草觀之意稍定及不肖閱冊則遵化在營名數先後不同乃知中丞慮羣不逞無所歸預爲之地不肖尋即籍四百六十七名餉以主兵之餉其餘八百則戚總兵汰三屯營之孱弱者以此代歸本營委曲就之蓋亦無所不用其情矣議既決疏冊草定督撫皆面以爲可然後以草而待命京師二月中中丞始還遵化隨行繕寫者少凡諸冊揭大半自督府中不肖未嘗自用其愚也初既具草請督撫會題督府

云僕先上疏視今似不相謀且戶部覆奉欽依獨行閱視大臣徑自具奏未及督撫不肖敬諾然後以聞亦未嘗自專其事也督撫於不肖皆故相信也一旦出此何反復邪謹顛末以自明非欲以口舌相角惟高明鑒察不盡願言

又

某莅薊浸久得薊狀浸眞頃者會閱薊門連十萬之師于數百里之外奔信地赴既期分合周旋悉如方略此則提綱挈領主將任之非不秩然可睹也乃令徐察士氣之盛衰兵力之强弱技擊之生熟則入彀

者嘗不能以半而足額者僅得什三故疏中謂條目
稍疎殆非虛語然兵未練之說有二而主將不與焉
其一則無可練之時其一則無能練之將也往者官
軍出塞採薪以供撫夷買馬今則請發公帑代之而
未練猶故也往者臺工并起今已告成而未練猶故
也往以兵制未定今定矣而未練猶故也此中行部
一者科察諸將悉由諸司諸將之事諸司嚴於督撫
況諸司有所興作亦莫非公諸將悉羣力以赴之不
待其辭之畢也乃今中國富庶莫如江南假令一役
而費百金鮮不舉首相告今此中千金之役紛紛未

及息肩豈役鬼薪爲之徒以大衆易發耳司農舉全力以餉大衆立將以戰守賴焉乃今不議訓練而徒服備工諱之諱者也自今工作不息則終無可練之時矣王練兵者一人耳必也分部練之北地諸將類皆狃於習見徒爲面從强者則以匹夫之勇自多兼以養士數十百人自足弱者借資干進迂誕譸張質鼓人心必使同歸於敗而後已故求先登敢死之士不可謂無要以節制習兵則未嘗見一人也南來諸將其始皆以練兵成功此時方病南兵視諸將不啻異類雖其受詬蒙毀不皆求全然使之卻步不前何

能爲者當此時馭北將務華其心馭南將務作其氣彼其游志未反喪氣未伸故無能練之將矣諸將殿最俟他日以聞至若併工增臺以爲守息工專練以爲戰則薊至莫先焉一臺之費視昔倍加非以市惠王者不盡民之力況守邊者又惡可以工作而盡兵力乎且亦取諸宿逋惠而不費惟相公審定廟略從中決之副簡一言不知中窾否惟台慈照察

大司馬楊公

頃進不馴之辭猥辱溢美之命餽壤而賜琬其何以任之歲杪循邊入密雲歷土墻涉河防口竊睹翁之

嚮蹟徘徊如不欲行邊人遮道而前僂指疇昔退虜狀當虜大入時則蛇身猿臂互爲首尾而左右攫之惟翁以九鼎而辟神姦卒不得一逞去左噉輒擊其首右攫輒斷其臂彼直失聲而號斂脊而遁耳昔太康之役方叔以元老特閒由今以談壯於何有虜大司農軍興之議謬使不肖當之始受移書竊計旬日可畢此議顧此中治兵爲急簡記未遑集諸司踰二月僅僅有章自知顛謬而濶于事情無裨大計顧議兵則兵有部署議餉則餉有羨餘其員然居其間廡幾無得罪於王者則誠幸矣我翁豐鎬在司馬而其

崇在薊門不肖敢徼惠於　宗廟社稷之靈願翁居
中以一言決策萬一得備藩菲將令經國者采之度
始慮終因而勿革凡在疆埸皆得恃為永圖則所謂
仁人之言其利廣矣

大司馬吳公

不佞祗役薊門薊門自督府公而下籍籍誦翁高義
衛士賤更自上谷至軍容赳赳獨為諸部鴈行此則
翁之緒餘其在戲下者可知矣材官將命自轅門則
以邊防大計具在副封豈以不佞亦可與言兵邪不
佞非其人也于時儒家襲拘議而鶩空談諸將操成

心而狃習見若翁所決奕則跫然空谷之音豈惟上谷宜然即九邊無以易此不佞倦游人也他日幸得反命輒將乞骸骨歸元老壯猷賴有翁在使旋謹布此陳謝不盡願言

又

頃聞歸次懷來行且報命屬督府使人還自上谷得翁手書封事數千言業已從驛書中莊誦之矣無論抗直言握勝筭將為彼中豫計什全即入告弘詞當令賈晁避舍使命再至兼聞入夏還朝騏驥駑駘固不相及乃翁不疾而速抑遵何術哉往不肖初受戶

部軍儲之移翁嘗謂當吏留一月不肖唯唯然竊謂旬日可圖歲杪次密雲督府及諸司皆以爲請又皆謂其事抵掌可定直須畢此而後出關於是就王兵者問兵就王餉者問餉茫無籍手始猶謂如翁畫計當以一月留居半月度司以牘來不可者什七八又半月牘再至不可者什二三比論定凡易牘者三計期一月有半不肖按牘而爲之綜理愈求愈非若理棼絲旬有五日而後定頃始具疏草冊草先關白當事俟報可而後以聞屬傳材官還謹附草先上復命冊式亦嘗屬揚副使草創之竊謂體王簡明直指易

見彼幕中無復摘發論報狀意不可之簡書謂何𢿙
乃太簡會軍儲事急置之未遑會部使者西行楊副
使請急從之去矣茲幸翁有事此吾後事者之師計
端午後過城南胥會于都亭之上翁幸惠肯當一一
受成馬首俱東春草萋萋長矣頃數多病徒令游子
思故鄉顧王事未終義不可去俟西行畢事就翁圖
之不盡

大司馬譚公

塞上得翁錢塘書計入朝有日矣謹遣材官執鞭弭
代不肖負弩于郊契濶五年相違咫尺心所嚮往其

懇懇可知然邊塞一聞翁來莫不振袂彈冠投石超距若與不肖共喜之者且翁壯猷具在居然天府金城毋對亭障如奉顏色獨以此與同事二三君子相與慰藉耳初擬歲終可畢薊事計程或尚未能中旬當過昌平相去較近即未得相對猶時時可相聞羈旅之人未敢脩賀尚容它日申此惓惓

又

項二三君子數求多于端人當事者卒明威福以尊朝廷數十年僅見此一舉正人心定國是其在斯乎公嘗自命龍蛇時潛時起即泥蟠固自若也豈必天

飛世多冀公直好畫者耳彼或以千金求良史而公
則以真見疑吾黨睨而視之一何誖也　王少國疑
海内方望公作霖雨願公安意爲社稷計毋問其他
別議軍儲幸公早定不省畱滯久矣僕入奏乃東行
敬告下吏

又

次保定則以翁經略西關之命致孫中丞中丞銑志
通才亦既敬諾及昆出閱關塞其間脩廢疏密覩薊
相懸蓋東鎮山險而邊齊邇來日就畫一在西則川
谷雖深山則少險埤垣出入斷續邊腹不齊既無一

定之形安能有一定之守已檄原任薊州管糧通判王建沿邊相度臺垣其人方在陸況任事不如疇昔而此中難與慮始亦憚力詘舉贏方擬建議善後事宜併疏其狀幸翁奉　廟略先發明命赫然督府已屬故遊擊高廷相新遊擊陳伯憚二人經略其事孫中丞才力足賴計彼任之無難第兵少而用力煩非假以三五年不可某將還報殿最疏草先成懼以顛謬失人謹封識馳上請命其間失當甚者請一一指摘提撕幸甚

又

不佞未睹大體徒欲以錙銖升斗增益大倉翁獨不以千慮而廢至愚視此錙銖升斗不啻千鈞萬石由是則羣策畢舉即千鈞萬石至矣豈直車載斗量哉左郎至即以封事上之大司農公方以九鼎視翁一言計必皆得所請適大司農公書至猶以丙寅經制爲辭然自隆慶以來遁奉成命者多矣非歷稽往牒惡睹其全茲幸俯而就之庶無沮格乃若歲省之有無多寡寧足論哉顧不佞人微言輕謬當大議懼聽者不察直將謂僞增爲名　君父之前寧詎若是故復舉此自明耳氏運之議戶部不欲以此開端　國

家視薊異於各邊而各邊自視亦非薊比乃今以歸餘而覬非常之惠各邊自難藉此為辭况監兌部糧内外各有專職其事良便使徒倚辦於督府督府安得數數以催科故從他部中繫潘伯若羣有司乎臣論至而不行則權益削逋益多論至而亟行之恐主餉主計者亦或不便要之無一可者也初計疏中條列諸目恐紛然無章計必兩部會議覆題不用一一分款似為稍便惟高明裁之是日兼程東行不旬日出關矣遼陽之事益草草屬有邊工之閱畢事當以四月為期前塗容次第具陳不備

督府司馬張公

邊堡之議悉受成於公而後以聞頃疏輟工竊計必嘗關白於公矣得手教知虜營相去稍遠而諸工並舉有期遽爾廢於垂成信乎良工心獨苦矣故當事者慮掣肘築舍者病道傍皆是物也如必不可已願公據實而請命於朝或以垂成者刻期成之不者姑待後舉亦無不可此大司馬意也高明察焉

又

頃辭貺命極知不恭第君子以德愛人或不以此相督過十議無當邊計其有一二近似者又皆自翁授

成翁不自居而復歸功於不佞不佞愈益愧心矣增
折糧濟清勾二議竟成虛談大司農自有經國遠猷
非不佞所得與聞也在本兵率多俯就惟翁加之意
焉邊墻一議不佞亦知其難歲儉與工亦或救荒一
策況財貲可請之內帑即十萬以下當事者或無靳
焉如不可從惟翁酌處不佞未嘗敢自必其言之行
也據案草草不具

又

居不浹旬使命凡八九至閩島民復業翁所全活者
不啻四千四百人且于此有百世功非一朝一夕之

澤矣讀請餉諸疏未嘗不爲翁燮顏分憂今邊事莫急於遼而度支之餉遼者不急遼猶異姓子也即以幹蠱見譽勞如之何及聞裴承祖死夷酋帳中則又勃然變色執政以其損國威甚也將必詰首亂者今彼斬其頭來謝其後許之進貢如常翁之所注措者已得體矣遼故多事奈何益以此哉使者相繼東還併具一札報命

又

遼陽警至當事者東顧皇皇不佞竊謂翁在行間彼何得一逞虜當遁去既而得翁疏言虜去狀果然夫

虜覘遼陽猶饑烏之啄囷積百麾百至彼其鴟蹲而烏舉終不得一逞以歸則翁坐制之有成筭矣疆事未解輒幸而教不佞者亹亹數百言不佞受而讀之敢不知重

王長公

不肖適有天幸幸其父母幸父母並受三朝封明年則又幸偕老矣顧不肖無足以壽父母者頃將過吳會就足下謀既而乘傳入京師計亟發使者往屬人言至不肖力引去將甲前請于吳羈紲公家猶在行役會薊門方講武事待使者至而後徹兵遂不宿而

趨湯泉旬有二日而始畢事乃今而後能脩尺牘戒材官行其鞅掌可知已老父以明年正月九日老母以四月十有七日爲弧帨之辰願得足下一言即松柏岡陵不啻也或序記或聲詩惟足下命稱觴之日且近幸毋後期老父即田舍翁然少負奇氣博學多能蚤歲喜談兵習韜鈐工技擊若占候遁甲堪輿醫卜之術靡不畢精自不肖通籍爲郎絕足不入城市曳敝衣履恂恂下人老母出名家性端靖遇中外有恩門内之親無不多其賢者不肖數奉教于公家伯仲備任通家無論世講即二親咫尺之義不足縷數

足下必且以華袞傅之子與明卿亦嘗有是諾茅相去踔遠恐無及于稱觴願足下毋距塞上無以爲獻聊以方物數種爲皮闍羞具在別狀高明鑒入

徐大叅

驛聞使君攬轡出塞護都護軍翺翔兩驂一何壯也捷至令人愈益躍然豈匈奴將爲使君解酲先納頭顱爲飲器抑或行間載酒董董故以三五來歸如能韀三百石以行則彼甲首二百其無如矣不使欲賦鐃歌以彰其伐方事奏牘未遑昔人誓欲痛飲黃龍有志未逮吾黨賴　天子威德直將釃酒龍庭它日

銘狠居胥非不使不可使君爲酒主人則美矣顧畱月支以醉上客何如

王相如

薊門監司故多賢者顧往往蔑視諸將諸將不無後言自使君從薊門諸將始揚揚作氣蓋先得其心矣由是而驅之湯火宜無不可況伐謀制勝乎哉使者將命問遺虔此陳謝

徐子與

僕自塞上還報始從敬美受足下書損貺弘多僕何足以任此足下居省會計此時方有事澤宮它日得

閩中薦書文爛焉黯心目如見足下元美在楚時固

文物必多神竒即明與黔中亦將鼎立一何盛也季

狂見客得王可知彼其布衣翩翩宜若可近往僕在

事則彼中人士亾不目攝季狂願足下直以心近之

毋爲彼中多口地知足下遇季狂不薄僕亦非薄季

狂也行者爲季狂蒼頭未敢脩問都市中信使不絶

他日圖之裹言具掌楮中不次

顧聖少

頃自塞上還報兩得足下書子與在閩知足下得王

矣元美入楚敬美待次都門謝老復歸漳河聲聞稍

稍相及足下果北苐與閫帥吳京者俱來元敬好士之名減于晴背力弗逮也邊行幾五千里亦多奇觀足下所云則皆秦關以西屬之王司馬矣外一札致子與願介足下其他另有復也不盡願言

潘別駕

頃不佞急君侯且欲爲邊邑徼惠承命退然自訟不佞於是乎失辭再勤報書知得別駕君侯復以不得親民爲怏怏不亦志士乎哉夫以親民則郡不若縣而郡別駕尤不若縣大夫固也然各以所主者用職則亦日可見之行君侯猶惟擁閼而不及民是心足

以郡矣乃若以儒術家所以武著在君侯自負則然無論伊周即仲尼未嘗以文事廢武備儒而不武者有矣即善用武曾何害於儒月幾終除目且下但得何地願折簡示意備其地當論兵惡用自閑為也不佞以戶部軍儲之議稽近縣兩月有餘茲入奏將行矣贈言及授繻謹如命他日併致之

汪符卿

公以直言出居外海內益以譊譊重公不佞辱在宗祊不啻身有之耳　新王召還右掖吾道幸哉新都二三大夫寥寥　闕下聞公至則一鶚可當累百鷙

論故國無人不佞在使者間相去百里而近恐焉未見爾往可知茲出遊陽訃五月當過保定于時取道城下期公若太史公傾蓋一談鮑郎君謂公將使人西南行茲如指授節以往蜀將上封事信宿且行凡百容嗣布

方思善

不佞舉季子于楚蓋與不佞同月同日同時云頃歸寧則家司馬謬聽行媒妄求大耦太翁則以爲氣味相近惠然可之一言而結二姓之成將爲越國後世烝嘗之主此固高年長者負俗所爲然鄉黨州閭聞

之莫不舉手加額稱甚盛德介期順也不佞八月入部方困公私埋事山陵復受視師之役日在鞅掌未遑起居茲在薊門敬屬材官一通竿牘親家實聲籍甚固當雄跱中原異日三事六曹是自方千里始不佞備在肺腑愛莫助之柱石之軀願言珍重行聞草率私布不盡願言

陳達甫

昔太公望以大耋鷹揚然以用武顯觀丈人所為曾處士耳豈不矯矯乎哉古有伏生方斯蔑如也僕在行役曹使通問則已愆期他日當載丈人後車令則

不暇瑞州公既血食丈人喜在手足間仲魚家食而能具旨甘丈人當自此日加一斗矣僕思颺去願從丈人分餘瀝焉塞上無以為丈人壽㦄也

督府石公

市議不容遽已與其有所挾而後從之也則制市在吏乃令文告之以鳴其過因而酌處之以安其心此自我制之或一道也　廟算亦不外此公以為何如

戚長公

疏草次第將成當就正于元老本兵而後從事華翁折柬謹封還諸將殷者大半先入按章所留則皆腹

背毛耳葉鰭陳伯偕似已推陞此中未得其詳願查明相報故人萬使君以星術占足下顴調甲乙將武不利乙之歲宜謹備之僕願足下不廢戒心壹以飲食男女爲要乃若成敗利鈍則付之天使君又言其竿僕亦有悔薊事非僕任也得脫轕便揚去安能作飛鳥依人如督府轉而之他近則谷司馬遠則吳中丞可以當此公等念之

又

是日閱輦華城大司馬期詰朝相見諜者報東虜伺關以內願大將軍就近備之不佞且自居庸而東公

毋復西矣

又

遼東之捷僕爲右司馬作銘勒醫無閭山頌上功德梁公已携繕寫者往矣適都下有邑人鐫字者病不能從事今已經旬病猶未愈願足下趣發微人善鐫者一人給糯以往茅命之持書速赴梁公所待命天寒地遠亦必能少卹之如遲則無及矣萬惟亮察

大司空楊公

猥承行役悉由翁示嚮方寒拙濡遲方幸畢事翁獨保釐幾輔勞苦功高第蒙昧而詘於辭無能揚厲萬

一顧秦山梁甫登封不啻七十二家即羣望爲宗盟

用季氏旅也

蔣直指

江介徧圻適有天幸重以神京舊輔借明公攬轡臨

之燕陰偶出不虞乃今壹意操切庶幾有備無患矣

山郡生齒蕃息故雖樂歲不廢于振乞檄有司峻爲

之坊良民可無懼耳遠承下問謏陳此言惟高明照

察

宋中丞公

自南國發兵江海之防久弛我公將起敝而反之舊

隱然治未亂而保未危第凡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
况南人呶呶多口覘四方滋甚焉反覆來書知我公
苦心甚矣捕盜之令視昔尤嚴恐難持久它日不激
而流禍必至上下相蒙不肖亦或從傍贊一辭然未
敢宣言以格時政兵備道似當駐劄蕪湖則江防礦
徒俱可中制不肖亦嘗與馮使君言之矣彼意欲於
寧國亦爲適中伏惟裁定叅將似不必設即翁見海
公亦嘗言之高明鑒照

御史大夫趙公

得手教知已蒞南臺　高廟之靈亦將樂有馮藉非

直都人士賴之而已大祭伊邇知明公日在焦勞簡
惟大察視大計爲難南之視北其難滋甚何以故事
跡無稽而聞見易亂故也幸明公在視幽明若觀火
又何難焉備在同心聊復縷瀆畢事後計召還有日
諸君子日望之

御史大夫孫公

今之邊計忩在雲中論事回天則惟叔兄一疏　聖
天子英明善斷雷厲風行特立敢言真御史事若不
肖自邊庭還報殊無一字之補即多言何爲上谷使
來復辱手教備在親賑叔兄往往以嫂爲姸自分無

臨徒勞刻畫耳代期且近尚胥面談師毋安居無倦內顧草草附復

大宗伯陸公

自公出舍近郊歲復更始河氷欲泮挾柁有期慼無能託東風而從之也鄉人有以布衣客頗解禪宗往在雲間亦嘗飽公家香積矣公試載之後乘或可當一比丘行者非不能自行僕特遣之相侍耳虎山徒有大安者住山垂三十年其人既得師承可稱法眼公方脩出世法大衆莫不皈依如必屛闢見黜聰明則惟斯人可與語耳日者旅見都市中敢披露肝膈

自分神交已久臭味相同即深言之亦無赧色惟公
昔照爲三世之盟學人幸甚

余謙議

天胙宗社　主少而國無疑諸君子兢兢補衮之心
則未嘗一日忘　當宁頃以　中旨求多言者願一
洗而寬之　上意未回復有是命即言未見信而諸
君子之心無不慊矣況懲既往杜方來此以不用爲
用者也謂非一言而其利溥哉

胡總戎

新港之師吾黨莫不多將軍能任事矣兩廣軍門報

至詞林鳳已泊彭湖而將軍軍語與招撫之計劉開
府必有成算此將軍勳業之資也俟南中稍定薊門
之事尚有賴於將軍更當嗣布蔣元鈞久在幕下乃
今果能少建立否乎予日望之願將軍留意

李都護

麾下奉辭伐罪出絕塞燔穹廬得首虜千百有奇一
時諸將無兩　君恩有待賞未酬勞承遺材官稱謝
省中已悉有功不居至意

督府劉公

比年閩幸無事遂議罷守寨兵茲復虐于其隣出我

不意及翁入境赫然以先聲薄之百艘游逻卒跟蹤
遠遁古稱神武不殺其殆庶幾焉頃部使者上書閩
中士大夫往往告急相公則云侯劉公至賊不足平
今果然矣使至知巳蒞事且勤咫尺之書不佞備在
前驅獨往滋甚新總兵爲不佞宿將其人視戚都護
具體而微于其行亦不佞所推轂者也南中視大將
若兒戲譬則羈其手足而責之行持即此輩率多庸
庸亦難獨立知翁以家視國必能以子弟畜之忰翁
舊知遂爲之閣澤門下惟翁不以綏煩爲罪不任惓
惓

又

逋逃假息殊方公遣將擊之境外即游䰟未滅兵端未銷然而威加出日之區直將薄遠人而褫其䰟凡諸境内無知蠕望者安敢復以怒臂當車乎粤人言九十月之交彼或乘風而返即返亦必不敢復東然猶必陳兵以示夾擊之形彼氣奪矣公以爲何如

方中丞公定之

海防疏至當事者津津喜道之悉已見諸施行矣大計事迫羣議紛紛由此而益知外任之藉殊爲可駭追思曩昔令人動心猶之嚮在舟中坐覩風波自若

茲泊彼岸回睨旁舟見其反覆顛踣無所措手足乃知曏昔爲儌倖耳

又

浙兵之議誠如宿將在師政府本兵莫不悅服廣東海賊北走計浙兵力足以扼之於東甌彼或覬望於閩海中彼中未遽能破此將不免老師三省矣會剿誠非易事不知兄何以策之戚參將亦稍知兵庶幾可使若彼總兵則浮誕客也倚辦爲難兄當辨此矣

廖中丞公

承示降王欲與淨土比古今希有事也公所謂神道

設教有味其言乎于時計將息肩西陲得代有日矣

程子虛

譜序之役負諾責者三年復承命使覎之則爲僕壽者烝烝厚矣詩一章而爲韻五十即杜陵猶以爲難不自意犬馬之年得之足下頃戒門者毋内諸賓客饋遺獨禮幣自足下來殊不欲謝蓋誠重之矣譜序從冗次脱藁亦近千言借曰不工大不出疇昔之指屬周公瑕作書以備入梓會其人病偶有寒遺倏病愈當彊彼更作之它日郤寄歸使以歲杪求去甚急草草附此不莊高明幸察

陸徵君瑞嘉

從使者得寓書知足下為有道之士既而徧讀諸賢復知為有道之言及發足下所上書則又知為更化善治之第一義也　聖明在上方側席求言第身隱而求顯其言即不失為布衣言事之體假令　上問上書人安在公車令將安所致詞乃令執政若卿大夫奉　高皇帝約法惟謹將欲徵辟召對則近世罕聞故不佞願為足下三緘之或亦非進言之會也不佞棄文墨久矣比將從事釋氏治心之學而猶係係於儒者治世之間譬則襲左衽而裼玄端惟足下方

以爲異服而迸之矣來書謬相引重敢不避席乎哉

歲杪部事紛紛不具論論世道大抵如此

太函集卷之九十九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書牘四十八首

戚少保

舍弟此行徒以數年契濶期公一面於百里間僕直以信宿為期不欲其久且遠也吾黨道義骨肉何嫌何疑第世俗多營營不知有皭然蟬蛻者且人情訛訛羣猜易乘第亟遣歸勿令人知踪跡為幸

殷大司徒

弟始入部尋具報書授粤使行彼中士民紛紛言苦

賊狀願督府亟發兵擊賊不且無及于瘡痍弟告諸公粵之病猶癘也蓋五官百體且病矣必如昔之急閩者急粵則它日有粵如有閩假令徒倚辦一人即諸葛在事何益此時太僕之積幾四百萬而度支水衡大官三府亦皆有儲願自太僕歲發二十萬以事粵計三歲以爲常遣將發兵悉如閩嚮者法足粵事矣諸公唯唯或以爲然獨坐動勳未及而申于元老人言自南中至弟猶不免於臺郎　君相優容卒從二大夫皆如故顧生平斤斤自立凡以爲名高皮之不存毛將安傅故山具在弟且從此歸矣安能數以

皎皎受汚邪伯兄好爲之假三十年他日白首歸故鄉耳不具

王太史公

頃緣弱弟及門得習謁史謬承折節私心意氣相期即不佞蒙訴明時鑠幾及骨獨明公察之衆惡諒其無他特達之知什百平仲得請册行五under日而纔歛浦屬舍弟道病既就舍而病日增湯藥相依凡四閱月幸不即死莫非寵靈瞬聞公首宫僚驩動懸寓不佞備在宿昔寧無呫呫自喜者哉惟公爲　宗廟社稷計勉矣加餐不具

許太史維楨

去國五椷日而抵家則不肖之身輕矣歲首從郎君得書惓惓於今昔離合之故卽不佞江湖天放寧無子牟之心乎歸來舍弟病𡪹已則羣兒女病疸頊之老妻復病幸而舉安夙夜皇皇俯仰省視不暇卽澤雉之神王矣顧安得飲啄自如由今而藉寵靈舉室庶無疾病卽半菽可當五鼎勿問莵裘　少主聖明不忘忠盡孳孳啓沃百神所勞願言加餐非直爲邦人閭澤而已

又

公遺書有言都門如秋里門如春居廊廟而心江湖
誠有味乎其言也吾鄉山川峭激其人强直不回郎
羽翼不無差池則所如有遇不遇耳公方披夔龍之
資遭堯舜之世當使野無遺佚熈熈然登衆美於春
臺無論里中矣往年方定之坐白簡執政亦旣察其
不然當事者必俟論定而後明則納言之度也乃今
廣浙江西勘報遲進盖不待辨而彰彰矣相公宰公
惟求材爲汲汲固當及其未老而用之顧體貌並尊
未敢輙通介紹自昔人物臧否之辨則必孚于鄉黨
而後達于朝廷肖湖戚公華陽徐公皆由南國而居

執秩其銜石畨矣公方居　朝廷之上願因鄉黨一
公言之郎不佞三人者所言私無亦爲國非爲私也

劉冢宰

不佞起里居輙蹙頞厭事以故自任疏節視苛禮如
弁髦懶慢旣成終不能化久之則羣猜衆忌雖宿好
不能無奪心翁獨察之雌黃之間久而益信郎不佞
萬一不足以當乎仲翁直將臣鮑叔而僕之北望舊
都無任嚮往不佞歸子舍中幸及二親無恙依依以
半菽而當五鼎猶然得奉驩心倘藉寵靈白首庭下
幸之幸者也于時　主德日新耽耽者舊久矣舊部

休暇恐不得久稽有懐願言勉矣自愛

王開府

大司馬公云新閲使者風裁頻殊乃知鷹鸇燕雀不同而不佞之自竄榆枋固其所也古北口小有虞可爲大誡明公及大將軍皆坐其斯爲善將將之明威矣乎不佞初歸二親顔色益豫自春二月迄秋八月稍見不同人子愛日如年逝將白首子舍plus矣　聖明在上願明公以生平答之不具

又

昔漢武東封太史談獨以留滯爲憾　今天子舉太

祝修慶成禮乃昆越在草莽不獲從時乎時乎得之不得則命也顧得日侍家君夕一飲而盡斗酒者什二三斯時也下無譏彈上無禁格固亦家庭之上願閭里之極歡也譬則七政麗天而客星退次庶幾可矣明公獨以侈言相詡一何過情竿牘併及家君申命致謝

江中丞

日承貺命山居不能少酬于時節鎮四方惟公資益深而望益重即列卿虛席宜必首公然枹鼓不聞四郊無壘藉令少遲歲月亦無不宜不佞庶幾得公之

心矣家食踰歲覩艸莽賢於長楸莎玩愒居諸不知老將至矣幸而二親猶徤菽水可以相依卒歲優游聊用此耳屬驛丞周艮材趣事宇下附此起居丞爲閩中舊吏其人年力方般相從幾餘十年醇謹足任奔走南埜地僻恐無以自見於牛馬走中願慕府以它事試之或亦能報效萬一一官如芥毋爲躁躙者所芟則亦器使之一道也高明幸察不盡願言

又

頃附劉保昌書計尚未達問遺屬㝷使感激曷勝庭下相依亦中年希覯事也如以三公而當一日恐亦

不得首倐言之耳乃若人子之心不願乎外寧復知世上有三公邪家大人猥辱寓書尋自負郭致之舍中矣使者迅發未及報書郡中遑言幾致禍亂不意吾當爲之備矣郎公自千里外聞之當亦震驚幸而羣情易平其復不遠自今當無間矣内台伊邇計必取道故鄉煌煌北行猶得祖公東郭之外外承下問謹據私臆修答之極知離裏借視於肖然亦不敢不盡其愚直餘覩面悉不宣

李明府

不佞居　閣下業已汲汲君侯頃浮淮而南一見而

鄙心降且悅矣縣諸生以學田來告誠踴躍願記之
歸來蹣躚户庭日視妻孥湯藥雖許丞之程督者踵
相接也竟謝不遑秋風生病者畢起然後乃可修諸
責芒芒然不務求工因介許丞奏之將以就正諸行
部者私語不佞皆首推轂君侯適聞計部以催科拙
陽城然則誰爲倪寬者雅知君侯任道之器孳孳撫
字自如故記中亦入片言竊附知己君侯之倪寬固
在於司計何尤堤工方興夙夜太勞苦矣山帶閣集
尚庋坐隅俟删定報命不具

李都護

山中驛書罕至亦不暇更問四方使至知羅旁功成君侯不世之伐也全粤自此息肩矣即不佞家食聞此而喜可知承遺二俘不操右袂而至非常之惠不佞其何敢承謹歸之高門庶幾陶杜在耳德意殊厚心竊銜之

徐子與

鄙人幸釋負擔逝將白首于舍即平生蒙詬多矣庶幾繇此一洗之得請以來未嘗不欣欣自快于時會卒就道即莫逆如二美不遑贈一言以為華得足下新詩四章揭之庭內不啻錫爵而被衮昔敬美自謂

得一言于于于鱗相印可解然則足下之資鄙人者後于于鱗遠甚藉令鄙人不敢覩一戰何如相印哉

王敬美

出宿飲餞獨荷綢繆戀戀故人無復如次公厚矣既歸子舍幸及二親康寧獨舍弟中道病羸歸而骨立岌岌幾殆老親何以解憂湯藥相依凡四閱月乃間都使久絕嚮往徒勞西望鄖關堇多蹶節郎公等不以爲討不佞安所逃罪乎分封日近使節將南秋風生願携弱弟訪公五湖之上

譚大司馬

歲內舍弟病甚幾不可支已則見女二三痘相繼也日依依以鶺鴒侖犢爲念山林樂事一切不遑歲既更老母病旬有五日而後愈寺家大人無恙日引斗酒之半醉者二三都使既稀驛書幾絶不復問　朝廷之事久矣邇者　少主躬祀南郊脩慶成禮入公等樽俎九仞之上揖讓三事之間誠曠古之上儀　明時之希覯也不佞茸心艸莽不能不歆歆然慕之昔大史公留滯周南卒歸之命信矣軍政竣事邊防課功公當此時委蛇輕緩入朝則修文德退食則治玄同風后廣成身兼之矣即清明風自東南至能無忘

采眞之約否乎春晹不若積雨牿人卜日東游凡三
攺而不果適舍姪起有北使虔此起居

何中允

不佞賤工何敢爲般倕代斲明公高蹈天祿即海內
操觚之士莫不欣爲執鞭顧獨幸而授之斧斤使奏
薄伎謬承折節進之交游之間即衆口鑠之猶將以
躍冶厲望旣而得請歸省加意惓惓頃從潁陽公使
人乃拜竿牘之辱重以鄙言加災貞石且什襲寄之
拜而畢登即歲寒爲之汗下厲鄉人北上附布鄙悰
草莽之臣不敢與聞　朝廷之議惟明公爲　宗廟

社稷計勉矣加餐不具

胡侍御

驛聞一二時事皆非艸莽所樂聞大都過激而言不免翹君過而損國體往不佞嘗與使君言之矣願為鳳鳥毋為松明斯言果得一當使君否乎

劉憲副

王生受知門下最久迄今未嘗一日忘君侯習變絲悲生輕數千里而趣函丈意揚揚竊壯其行色恨不能以不佞之軀送之獨喜紹介此生一通悃款即今四郊露積敵國解紛君侯于此時亟宜為樂願裂醉鄉

百里土饗王生而侯之門下庚桑儼然柱史家法嚴
不佞依依子舍不能登右席而三耳

汪駕部

鄉人言足下善方度支相與戮力聖人之學近世吾鄉二三君子右勳說而左躬行遂令後進嘖有煩言相目爲戒茲得兩公崛起足爲往者一洗之即不使不能相從不勝嚮往使至遠承問餽感何可言在告偷安幸及二親無恙逝將白首子舍爲公等居守白岳黃山之間惟公自致青雲爲吾宗九幸矣

蔣侍御

頃承問餽山中艸率附謝積雨滛滛及伏奄焉毒熱如焚郎山人散髪披襟無所逃避金陵佳麗計必不受炎蒸竊公高坐列栢間氷霜立起祝融殆將避舍何有於酷吏乎哉

劉直指

驛聞三韓封事郎古之遺直無加焉雖受諫之難不能遽望於今日要以言進身退將日遷善而不知所爲猶之越人禁方投之未病但得陰有神益足矣豈必瞑眩而後爲功邪

劉督府

杪歲紹介奉書肎然以材官進賴翁大度不賤無能
拔之末行授之一旅人知不佞以言見信藉有榮䙡
乃若踊躍奮揚要非一夫作氣而已昔馮唐一言而
魏尚進聞者至今偉之彼已役夫非有雲中之伐足
多矣不佞相去數千里而爲之干澤安得加馮郎之
面陳顧言未畢業已授兵即不佞人微言輕一旦而
賢于馮唐遠甚夫以蔣生之材安敢望魏尚他日幸
得一當鉅鹿固將援枹鼓犯矢石又安敢負拊髀之
思乎聞林鳳徒黨悉下因粵爲叢而閩爲鷗儻藉威
靈薄海庶得息肩所矣此時六曹吏置宣翁當入內無

疑不腆承筐藉申預賀

何觀察

承寄劉文成集乃今始見新編我　國家命世之才惟兩文成並時王元美獨不可不使持此議豈直以作者絕墨之邪宋潛溪以文學鳴大都承宋元之習徒以傳洽稱雄耳不佞嘗謂宋公爲章句之文劉公爲經緯之文卽無論事功劉豈出宋下公及斗山公孳孳表章先達不亦快睹乎哉惜文成歿僅得行狀一篇未足以發卽司馬公所爲銘若志又皆祖述其陳辭自願今徧考實錄及諸野史爲文成立傳傳信

方來則公名家事也公豈無意乎

又

簿君使者三至跼蹐殆無所容比年積諾責如丘山誅者四集猶之寠人多負急應坐收喘息未寧馮驩復至矣方使不能信宿立索報書謹布皇皇之私斷再寛假借曰借與則不佞豈敢哉

黄全之

周丞西來辱命之再足下獨以不佞勇退爲愉快又復以難進爲丁寧惟惠知莊是之謂矣歸來擬著書三卷命曰太函歲內多兒女情重以拮据未集春暘

弗若跬步不出戶庭乞言者聚索宿逋日不暇給義
和無賴安能縶烏三足而閭崦嵫乎自今將遣仲尉
逢蒿塞衖中路俾足展吾事矣方郎沉守南度支新
詩足爲于鱗優孟郎海濱鄒曾其才未之或先藉過
若翁于君前雖名而退之可也不佞知其爲足下通
家子因旁及之

郭建初

歸且期月幸及二親康寧即享蓬蒿硯圖南無讓矣
往聞羣小無賴自不佞發之其事屬之坌吾惟所靡
察吳兒自作之孽卒抵士師行者固不知其誰何安

所高下其手也及吳君子為子胥討多口價與足下曾未知其所由來循獨排橫議而白不佞不佞安敢望尼父萬一而足下入室之才什倍仲由卒使羅雀之門惡聲日遠何幸何幸徐天目敘滄溟集其詞意皆先得不佞之心汀州祠事必俟此公出境而後可行附復

王仲房

往與江方伯公約是月上旬當乘小艇携偏提為足下壽適春雨滛滛轉作懊憹遂爽前期茲届揆辰謹奉錢千為諸賀客取酒亦欲獻新辭為侑及覩足下

入梓諸閔又復自麼嚮爲諸佛子作供殊類數百計
足下一笑纓絕矣人閩何時尚需嗣布

馮使君

里婦之見它人也不難爲容一旦西子徵之同車非
不歆歆然慕也有醜面目務以膏沐求工閉戶經旬
卽三呼不一出及其出也卒以惡駭國中乃今君侯
與西子較妍而不伎與里婦同惡然則閱三時而後
出者固其所也君侯不復姍笑而姑以善言調之卽
里婦以溺自窺誠不能掩其惡矣

張師府

日承函問愧未有以報之參將吳京與君侯同起豐沛者也乃今無罪見坐傳聞其指出於君侯昔張陳凶終士類不齒京於君侯則部將也猶之爪牙也當其同起豐沛時則兄弟也猶之手足也即爪牙不利斷之可矣如非其罪寧能忘手足乎不佞業已出部中不當與聞諸將事顧疇昔相與共事安能爲弗聞也者而坐視之乎屬間使行艸艸附訊人有言狐死而兔悲者顧君侯念之

吳參戎

祝順通至知足下横被彈事寃哉寃哉殷司徒公有

言此老以林凰遠遯恐有議論乃借一將官自解將官猶五金器也即破即毀得冶氏而器復成不過一爐鎚之間耳殷公與僕皆有書致督府計彼或無深求失馬塞翁未必非福不具

蔣元鈞

周伍至知男提一旅戍福寧矣受事自今始它日將十萬百萬要自一旅基之不佞所丁寧者弟耐久弟耐窮弟耐勞弟耐下賤耐此四者而才不表見功名不成無此理也浙兵更數人之手紀律數更太寬則彼玩之太急則彼怨之必孳孳拊循與士卒同甘苦

下無怨矣信賞必罰令出惟行下無敢玩矣惟足下加意焉

方少僊

僕少年譚說蘭及玄同自視不異蟪蛄非其質也從仕既久初心頓忘邇者偶與諸佛子學無生亦涉空談都無實義迄今結舌久矣承念宿昔慨然以王道相聞昔遇荆州陳中丞亦持三家之說與足下合僕方習渾沌氏之術無論牝牡陰陽輒折節謝之未請其概茲荷美意其將如成心何方在杜門謹謝不敏

方思善

鄉國密邇踰年而㓜㓜不再通自惟吾黨同聲室遠可
邇故千里相應惡用紹介爲哉頃太親家枉過市居
不佞尋亦報謁大都相索形骸之外毋事繁苛顧幸
得聞德禮長者之言如從太丘而見叔度此家大人
所爲心醉者也如不佞何聞司農講道留都居然爲
都人士祭酒夫道肇唐虞而歷鄒魯不失嘗烝自漢
及唐斬焉不祀宋儒駿奔恐後將側足于阼階顧支
子庶孫得在祊繹爲幸援之匕鬯懼將不勝東越奮
興續緒如綫惜躬行猶多出入不無後言自是則伯
佐假仁雷同勦說千金敝帚誰則享之不佞中年亦

嘗深指時方游言用事巻舌不談天生司農力任斯道即往聖來學利賴居多刋故國間其無人可爲死者一洗之矣會予虛入太學附布區區司農方扉間見而搏希夷點聰明而觀昭曠儻然見獨幸僂指而示之

方子及

往從程生吳生幸睹足下所稱述大較遠宗子長子美而近慕于鱗若在空谷顧得聞跫然之音詠不自知喜之無從也嗟乎于麟已矣賴足下在不啻與之同時乃今騰渥洼之才富海嵎之目即逼龍門凌漢

水直歷塊耳部能為友者非邪吾黨備在醜夷固宜汲汲足下含親思善氏幸託足下同官大方之家離立南國　高帝之建首善不亦斌斌乎哉歲杪辱命先施如侍謦欬春落戢道都使用希入夏以來一病三月百爾具廢迄今未平屬豎子有事白門力疾陳狀以謝不敏吳生以狂簡見客無乃太簡乎顧足下由由然客之固宜客屨滿戶矣操觚委頓不盡願言候儀另狀

劉子威

往不佞客吳門猥承姝遇乃若泛舟張具則其緒餘

奄忽十年不忘嚮往吳孝廉將命來覘誠不知其所從重以懸黎兼之賜琬長者以宿昔故辟咡詔之不佞非其人寧不辟易公起江東儼然以作者命世乃令所覯見者豈不煌煌乎盛哉顧軀不佞引前茅此其光寵不佞章章矣不佞輟業久矣又詎寧以其故爲辭方坐励勸尚胥後舉謹介東人報命兼布鄙私序入祁寒苐爲斯文加護不具

江民璞

公自中歲薄滋味屛嗜欲業已有年乃今恃大造爲藥師藉天和爲藥物勿藥有喜其在斯乎僕病未痊

不能躬省爲歉閏中偕老伊邇伏枕偶得一詩謹書扇頭以代當面

又

託跡中避秋暑顧乃坐困俄狄圖中無論太函幾爲河朔焉耳仲秋之杪程漢陽許過鷁居相期月之上旬同問几杖適部使者按郡日在市壓茲庚期漢陽必以旬之十日往矣承析簡拾徠動我食指擬草傳俱往恐力不逞華黍名堂賢於稅駕漸江秋水既降最利水嬉試命諸郎君具扁舟即可信宿如何如何

陳達甫

仲魚且行力請酒星亭記昔嘗願為文人賦八十韻因與佰宿有成言懼將失期首從事為汲汲猶之薛人德孟嘗君甚惡敢不共無用馮驩椎牛業已先合劵矣顧徵良納苦其如力不逮何幸求刀筆文錦之華將為無鹽粉澤是在元季不佞不敢知宵中後願結同盟先為賀客噹矣仲魚旦暮歸否不佞日望之

袁陽郡王

仁美將貺命至幸聞起居乃今屏榮觀修靜業茅齋蔬食獨飯一僧與俱即什河間百淮南于王何有長君既親主鬯久矣無憂兼聞令國君追琢日新一介

弟供需日戲凡此此皆可爲王喜者戀戀故人之意獨願長君蚤舉王孫大岳有靈降命非遠直旦暮間耳番番二老天不憖遺幸而別王業已分封繼孫亦漸成立部中子弟老大彫零仁美輩二三人獨賴王一顧圃翁逝矣終不爲他人樂少年乎遠辱寄聲異日有天都之約僕一病三月幾不能支生平綺語空談都無實際邇來十方名德得諸耳目者什二三大都所見不逮所聞令人退悔王與俱者必非常人彼中諸祖道場冀得肉身菩薩王言日行八百然後西來此緱山王子之爲非雪山王子事也借日同歸於道

不亦彼善于此哉往問澧州仙姑未及物色徒拘文法恐涉嫌疑願王遣有覺者一叩之或可印證力疾執熱不盡願言

岐山鎭國

仁美將命至知不遐遺入夏以來病且三月二使稽程久矣今始力疾遣之聞邸第日新釆食日振襄之原嘗高義非王家叔季邪僕居于舍中猶然以不及擄新室追故驩爲憾兼聞長君日事玄白雖在同氣不能朝夕見之絶俗遺榮加于王公一等耳宅年拔宅緱山之上必將叔季與俱于時甲第連雲郎五城

十二樓何以加此不識周廬百舍亦可將之去乎否乎病中無以解顧顧附一謔爲笑狂奴故態幸勿督過之

吳使君

胡金吾爲少保公子其人絶賢少保公有社稷功凡有血氣者舉知之矣矧君侯與不佞皆鄉人也夫復何言公發而簿責者未忘迄今仍掛案牘幸當事者皆於公不薄而其事又在君侯惟君侯仗公義而保功臣固體於是乎有賴非直以鄉人徼惠也

徐大司空

驛闢河議廢格心竊傷任事之難繼聞明公復出東南知賢勞未艾矣然江浙皆屬內鉅服不啻分陝東西明公一再撫之即有周二伯事也在明公直左提右挈置之衽席而已勞何病哉頃聞東省下車相去密邇不佞故有未眞之約幸得東道主而係之屬二親季年遊不敢遠徙倚東顧不能奮飛爲憾耳從使者拜貺命之辱稍聞裏言築舍道傍誰識良工心苦惜彼中情實無緣抵掌一談獻歲倘藉寵靈老親無恙當着皁帽爲湖上亭長待明公物色之相對千頃之陂或可傾倒耳厚幣不敢卻業已拜嘉尚容顓賀

胡直指

側聞按部歲周行將報命　闕下遠之爲　朝廷引
當否近之爲畿輔畫便宜凡諸讜論忠言皆得面陳
當宁南轅而度河洛過里門古人所矜繡衣白晝是
也不佞受廛宇下獲賜弘多歲以來久絕關梁大
都奉明公之約法無寧敢慢乎哉茲屬郡內違言跬
步不敢輕出謹專紹介私布區區鵰鶚秋風勉矣自
愛

梅太中

翁以達尊而折節不佞修境外之好儼然以公子臨

之昔人居負郭而以長者車轍自多乃今御有元方視昔人後矣重以問遺之命敢不拜嘉新太史煌煌高名故瞠乎出公子後若不佞之卜公子者直將風九萬而下之非徒褎然當世而已荒城地惡兼之暑雨無良二三子無能爲公子留不共甚矣計日當報命即擢髮安可数耶郡兼之役曠日久而未遑大都用鞅掌者什二三因湯藥者什七八公子行後即力疾奏之新堂成公子問名不佞謹以名質可否異日將爲翁銘之東望不任主臣高明照察

梅禹金

圻南六郡古稱輿區即自昔多材賢作者偟偟獨宛翁雄距高踌足下翩翩然造之譬則丹穴青田翼飛陰和即有目者所共注有耳者所同傾也矧僕幸從宛翁于鄉大夫之後而足下雅善吾家兩生僕故好奇誠願乘百閒而悖一見久矣宛翁遺書再至詡足下將以獻歲儼然過之生平憾不與漢武同時乃今不啻履漢庭而游韋氏幸滋甚矣既奉咫尺重以新詩爛乎九苞之儀寥乎九皐之響聾目震耳誠不知其所自來即兩生緩頰先談猶不能如其百一手牘三復如親見之弟抱病方殷采薪不遑屬和使旋力

又

足下脩境外之交三命益諄諄至矣鄙人故詘客奉負郭久絕車音倘然命駕過之敢不倒屣宛翁在無寧足下敦不急而遠高堂且四塞皆崇山慎毋以鄙人故而重只夫趼也里言二首屬家弟書之扇端區區情見乎辭願備出不具

少霍上人

僕人魔境幾至沉淪賴入公願力弘深竟得金剛不壞區區亦坐口業再落齒牙直下承當不失本來面目

居諸不待五稔如馳適大安至自匡廬談往事如夢幻區區幸二親無恙卽一鉢一衲猶然可足餘生顧戀戀故人之意不忘所不遺門徒問法于公者叢林之體固如是耳乃公天龍八部種種具足迄今絕響不聞一介之跡及山門忍矣忍矣屬大安西去附此以當譏評大安高年發大弘願願公蚤斷煩浪發菩提心幸甚

大安上人

公昔在楚亦嘗招僕入山相違五年始釋羈縛匡廬舊約終不能忘第以老親在堂奉詔歸省依依子

舍未敢遠離古城將命自匡廬來復蒙開示究竟無常迅速誠知自迷秋來擬泝湓城頂禮蓮花峰下肇林荒寂無主願載公東渡普濟有情倘秋近不可豫期則明春決一行矣邇來謝絶交游脫落閒見苐因循結習未得灑然自如大都識神理障抵當安能入四無礙智倘得同居一宿安知非後覺者哉

太函集卷之九十九